

救鄉的人們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目 錄

「常後悔」	一
孫喜蓮	七
拔掉這塊絆腳石	三
洛貫叔	九

「常後悔」

新年以前，我踏着嚴冬的薄雪，回到了久別的故鄉。

離家還有半里多路，在暮色蒼茫中就看到了村頭的白楊樹，仍舊像十幾年前茁壯、挺拔地矗立着，就連那枝桠上高架着的老鸛窩，也好像從沒有變動過，依舊是我兒時和小夥伴們爬樹緣枝掏過雛鳥兒的那一個。

種種甜美的回憶伴隨着我的脚步走入村口，剛好碰上一羣戴紅領巾的小學生放學回家，這許多活潑可親的小臉孔，看起來都很熟悉，實際却一個也認不得。我和他們正在好奇地互相打量着，忽然被幾句有趣的話把我吸引住了——

「喂，常後悔，今晚上到洛貫叔家開居民小組會，討論總路綫。」

「噢……」相隔十來步遠的地方有人答應了。

「常後悔」，這是誰呢？又是一種好奇心催着我加快了脚步，趕上前去一看，原來是東頭如意哥。

彼此問候了幾句以後，我無意中說道：

「剛才才是喊你開會麼？」

「嗯……是，是呀，……」我很敏感的覺得他有點難爲情，馬上就轉了話題：

「好，晚上再見吧，我也想參加會去。」

「嗯，嗯……」他好像是還要同我說些什麼，但稍微遲疑了一下，話頭兒又嚥下去了。

……

剛才的會見，使我記起了十幾年前的常如意——當時我才十歲，他已經是二十多歲的後生了。他父親去世以後，給他留下的遺產，只有半間破房，二畝沙窩地，再就是一句祖傳的家訓——「老實人常在」。講老實，論忠厚，真是全村數第一，所以人們都喜歡他，尤其是頑皮的孩子們最愛同他開玩笑，出他的洋相；譬如，冬天出去打柴禾，他在前面走，我們在後面就悄悄地把自己的小筐筐掛在他的大簍子上，他不但生氣，却回過頭來說：

「你們倒輕閒，僱脚也不搭價錢！」笑嘻嘻地掛着那些筐筐籃籃一氣兒揩回村去。……

現在，他已經四十歲出頭了，表面上的言談舉止，仍然和當年沒有多少差異，所不同的，只是身上的衣着整齊了些，臉上多添了幾道深深的皺紋而已。那麼剛才聽到的這個稀奇的渾名兒又是啥意思？爲什麼常如意却變成了「常後悔」呢？

晚上，在堂兄家吃過飯，就一塊兒到洛貫叔家去，我想就這個機會和鄉親們談談心，倒

是很難得的。進屋時，已經有些人在那裏等候了，當他們發現我突然揭開了門帘，屋子裏頓時熱鬧起來，拉拉扯扯地把我擁到了炕頭上。

鄉親們一下子就提出了那麼多話題——從北京、毛主席、新建的大工廠、到村上的農業生產合作社、莊稼，……隨後又是張家長，李家短，談着，談着，就談到「常後悔」了——這三個字一提出，馬上引起了全場的興趣，你一言我一語，添枝加葉，有頭有尾地講出了「常後悔」這個渾名的來歷。

常如意，這個名兒本來倒取得很吉利，但在舊社會裏，他却從來沒有如意過。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時，他分得了兩間瓦房、三畝水澆地；當年秋天，又同本村一位中年的寡婦結了婚，美得他見人就誇：「這算是稱心如意啦，以後得好好地刨我這幾畝地啦！」從此，上炕抱娃子，下炕鋤把子，不是地頭，便是炕頭，在其他的地方是很難得碰上他的。

憑如意的哥的良好心說：這些年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所施行的每項政策，他都很滿意，可是總不積極；爲什麼？「看看再說，不爲過錯」，按照他的老經驗，總是遇事讓別人先走一步，自己站在旁邊瞧着：確是搞好了，隨後跟上；萬一弄砸了，免得上當，這是他的穩當算盤。可是，結果怎麼樣？一句話「十天九後悔」！

比如說：從前我們鄉裏栽山藥（紅薯）都是長蔓子，費工多，產得少。大前年，國營農

場推廣新品種（人們都管它叫「洋紅」），好處是：抗病力强，產量高，而且不用翻蔓子。許多家都栽了，而他却不肯栽，理由是「洋玩藝兒沒有本地山藥好吃，一股藥性味兒！」到秋後，刨山藥時便見分曉了：人家栽的「洋紅」一畝地刨三大車，他每畝地才出了一車！「唉，後悔，後悔！當初我爲啥不種呢？」第二年，他也栽「洋紅」了。別人問他：「你不是說本地山藥好吃嗎？爲啥種『洋紅』？」「嗨嗨……好吃不如刨得多呀！」

還有，全國勝利後，政府號召種棉花。第一年，他照例是不敢種，心裏想：「棉花好種，宜價難保，不如糧食攔到國裏牢靠。」秋天棉花豐收了，國家規定的棉糧比價公公道道，合算起來，種一畝棉花，勝過二畝雜糧，「倒霉真倒霉！」又後悔起來了。去年有些地方的農民都搶着種棉花，今春上政府號召大家，要遵守國家的計劃，不要盲目擴大棉田，減少了糧食的生產。他心想：「前兩年種棉花都是發財的事，今年還能錯得了？」按計劃，本該種一畝，他却悄悄地種了三畝，盤算着：這下可要肥地咬一口了，可是秋後交公糧時，國家按分配的計劃數字收籽棉，報一畝收一畝，餘下的土地還是按比例收糧食，這下可傻眼了：「唉！後悔，後悔呀！開春爲什麼不聽政府的話？」

諸如此類的事，這幾年來，在他身上經常碰到。「常後悔」這個名字，就是這樣被人叫起來的。

大家正講到熱鬧處，門軸兒吱嚙一聲，如意哥來了。

「呵！說着『後悔』，『後悔』就到，來，炕上坐。」

「常後悔，準備發言哪，談談你對『總路綫』的認識吧。」

可以看得出，他完全諒解鄉親們對他的談論都是出於善意和友情，但從他閃亮的眼神中表露出一種從沒有過的激動，他衝着前面的油燈邁了兩步，開口講話了：

「……你們都叫我『常後悔』，不錯，我確乎是年年打算，年年後悔；今年呢，又鬧了一場大後悔……」炕角裏有人偷笑着，他却毫不介意，換了一口氣，又接着說：「大家都知道，這幾年來我一連添了三個小人兒，心想着久後孩子們長大時，這幾畝地够給誰的？因此，年年省吃節用，強拉苦掙，積蓄幾個錢，一心想着買幾畝地。——要不，爲什麼我春上沒入

社？全是這根綫牽着呀！過了大秋，目的算達到了，好！二畝地的文書剛接到手，『總路綫』下來啦！你看看後悔不後悔！本來嘛，等孩子們長大成人，已經到社會主義社會了，開機器，用電力，誰要我這二畝地？……大前天，聽王縣委講了『總路綫』，我心裏還想：這不是『過渡』嗎？到社會主義還有十幾年的程頭呢，站在橋頭上看看再過吧！可是一連幾夜合不上眼，老是盤算，盤算，自己問自己：要不是共產黨領導革命成功，哪來的房和地？哪來的兒和女？毛主席歷來說話賽如鐵板釘釘，他指給咱們的路都是光明大道，我爲什麼擰着脖

子朝牆上碰呢？」稍停了一會兒，伸出他的大手搓了幾下：「就憑咱這兩隻刨土坷垃的手，沒有工人老大哥，哪能磨出電來？能把木犁杖變成拖拉機嗎？……今天我才把賬算清楚了——過去我爲啥常常後悔呢？就是因爲我個人的算盤子兒，沒有和國家的算盤打到一根柱兒上！剛才我在家和牛兒他媽商量好了，下決心——入社！入社！就憑我這把力氣，跟大夥一起朝社會主義奔吧！瞧着，保證以後再也不後悔啦！從今天起，各位千萬別再叫我『常後悔』了，痛痛快快地叫常——如意吧！」

他的話音剛落，就響起了滿屋子掌聲。

炕頭上發言更熱鬧了，每個人都述說着自己對社會主義未來的願望和感想。窗外的三星已經偏過，鄉親們的座談會還一直地繼續着。……

孫喜蓮

我回到故鄉的第二個早晨，在井台旁邊走過時，看見一位年輕的姑娘在那裏挑水；她以靈巧的手勢提上水桶，理了理垂下的黑髮拾起頭來。那是一張普通少女的面龐，沒有什麼特別，唯獨那兩隻又清又亮的大眼睛，特別顯得純正而有神。甚至當它和我的目光相遇時，突然使人感到發窘，我下意識地急忙把視線收回來……

「你到哪兒去呀？××叔！」

這一句出乎意外的問候，愈發加重了我的侷促與困惑。很顯然，她分明知道我是誰；什麼時候打哪兒回來，但是，我却不認識她，好像既沒有見過面，也叫不上名字，更不知道她是誰家的女兒。不過這點是可以肯定的：她是本村的，而且又是晚輩。於是心裏就坦然地停下腳來向她回話：「我到村邊上走走，回頭還想到社裏看一看。」

剛說到這兒，背後又傳來另一位姑娘的聲音：

「喜蓮姐，咱走吧，該去社裏開會了！」

「喜蓮」？這個響亮的名兒，豁然揭開了悶葫蘆。當我到家的第一天，就聽到許多人提

到這個名字及她的故事，尤其是那幫年輕小伙子們，都懷着愛慕的心情來稱頌她。社裏的婦女當中，勞動日總是數她多，單單比力氣，全村的後生們也沒有幾個是她的對手！當時在我的想像中，曾把她描繪成一個性情潑辣、體格粗壯的姑娘。這種猜想，並非完全出於臆造，而多少從她母親的身上找到一點點根據。從前，我們村老一輩的女人們都是纏足的，唯獨她

——喜蓮的媽媽，却生長着一雙天然的大腳板。其實，這有啥不好呢？但那時候的人們偏偏看不慣，不知道出於什麼動機，送了她一個「孫大腳」的渾名兒。每當春荒時節，她不得不和丈夫一起去給人家打短工，由於她是女人，就只能掙半個人的工錢，但所做的活計往往比一個普通男人還要多。據說，她曾經生過好幾個兒子，都先後夭折了，最後一胎「暮生兒」恰恰抱了個女娃子，這個晚生的小生命却像是山坡的野草一樣，任憑風颳霜打，依然頑強地成長着。我記得——那個三四歲的小傢伙，時常穿着媽媽的一件過長的褂子，在大街上跟男孩子們們一起土裏爬、泥裏滾；假使有人對她無理，她就像一隻好鬥的小雄雞，立刻起來反抗，從來不示弱。這個鮮明的印象，仍然栩栩如生地保留在我的記憶裏……但是，把這些過往的記憶或昨天想像中的描繪，和眼前所見的這位矯健、秀致而又莊重的姑娘對照一下，真是難以令人相信。據說前幾年，村子裏很少有人注意到孫喜蓮這個小姑娘，去年春天，她們母女倆申請入社的時候，還有人說過「驢馬不上陣」這一類的難聽話。可是，實際幹了一陣子莊

稼活之後，都覺得「這姑娘倒能頂一氣」！到了秋收的季節的一天深夜，區委會送來緊急通知說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：二十四小時之內將要有大風暴，各村得連夜突擊搶收。天不亮，全村人都動員下地了，社裏成熟了的穀子大部分已經割倒，可是牲口大車很少，假使當天拉不回去，仍然有被大風颳跑的危險。正當萬分緊急的關頭，喜蓮第一個拿起扁担，挑着一細細莊稼飛快地奔跑！她的背後像牽着一條無形的綫兒，帶動了全體青年人。緊張的戰鬥一直繼續到傍黑。當漫天的風沙吞沒了大地的時候，搶割回來的莊稼也已經安置妥當了。

從此，喜蓮的名字無形中產生了一種神秘的吸引力，只要看見她的影子，聽到她的聲音，青年人的眼睛就悄悄地跟着她打轉轉，甚至在他們時刻呼吸着的空氣中也好像增加了一種甜美的新鮮味道。有一天，在打穀場裏閒歇的時候，有幾個小伙子商議着要和喜蓮賽一賽力氣，但是她一向爲人莊重，從來不扯亂彈，即使最莽撞的後生也不敢輕易冒犯她；最後推舉了春生子爲「談判代表」去動員喜蓮的媽媽：

「大嬌嬌，大家都說喜蓮力氣大，有人想和她翻翻手腕，你說……」

喜蓮的媽媽看出了男孩子們的俏心眼兒，可是她並不認爲其中有什麼歹意，而且從內心裏是喜歡他們，信任他們的。「嗯，孩子們都長大了。」她想。她不願意對這種天真的請求斷然拒絕，稍稍思考了一下，微笑着轉向自己的女兒：

「喜蓮，怎麼樣，怕他們嘛？」

媽媽批准了，場子裏頓時熱鬧起來。喜蓮開始還有些忸怩，經過女伴們的攛掇，她終於挽了挽袖口，站在廣場中央。這時候，對面發起挑戰的「勇士」們却像是沒上過陣的馬駒兒，一個個蹣跚着屁股往後退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誰也不敢出頭了。拉扯了一頓，還是王春生自告奮勇前來迎敵。看吧，兩旁擺開陣勢，一男一女，同年同歲，緊握着雙手，較量開始了。周圍的觀眾們熱情地吶喊着助威助興，對戰雙方都用盡了平生力氣，全場屏息地注視着勢均力敵的兩隻手腕，一直達到最後決賽的頂峯。突然，雙方緩了一口氣，剛好翻了個平手。

這一場有趣的喜劇過去了，她和他們仍像往常一樣的在一起作活、開會、有說有笑。有一天，東林嫂來找喜蓮談家常，拐彎抹角用試探的口氣問道：

「蓮妹，你今年是十八歲嗎？噢……心眼兒裏……沒想到個人兒？……」

喜蓮揣測她的話意，可能是受了什麼人的秘密委託，處女的敏感往往是十分應驗的，她極力裝作鎮靜，但卻無法擦掉兩頰浮起的羞紅……

「現在忙什麼？應該作的事情多着呢。……」

東林嫂又用挑逗的口吻說：

「喲，莫不是早有了嘛？」

她實在不願意把這些事情再扯下去，就故意開了個玩笑：「嗯，對了。」

「呃，那麼，肯不肯告訴咱，是誰呢？」

「這……」她支吾地搪塞着。「反正是咱們村的，要問是誰嘛？我也不知道！」

這一句話就像春天的蝴蝶，到處飛翔着，飛進人們的耳朵，飛到青年人的心裏，他們誰也不肯說，只是耐人尋味的暗自猜想着：「她說是本村的，那麼是誰呢？——是他？是你？還是我？……」

合作社這天開會，我也去了。只見社員們陸續地朝金貴家的院子裏走來。早到的老大爺們蹲在北牆根下抽煙，曬太陽；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們嬉戲着，打打鬧鬧；婦女們聚在另一個角落裏拿着針綫活，又說又笑；惟獨喜蓮和另一位姑娘（我見過她，就是前幾天在井台邊喊喜蓮的姑娘），正在專心一意地捧着書本兒；喜蓮的媽媽坐在女兒背後，滿有興味地看着她倆讀書。我走過去向她打了個招呼，開玩笑地說：「老嫂子，你在這兒監考嗎？」

她高興地笑了。「我這是『貓看尾巴，識不清個數兒』。你瞧，這兩個丫頭，簡直比一個娘生的親姊妹還要熱乎呢。——今年夏天秀兒從高小畢業參加到社裏來，兩個人就像影兒似的，再也分不開了：一塊兒上地，一道兒回家，檢空兒就翻書本本。……秀兒真是個好孩子；別看年紀小，可幫喜蓮長了不少知識呢！」玉秀不好意思地轉過頭說：「大娘，你說

什麼呀！……」老太太親暱地瞅着她的眼睛說：「噢……好丫頭，回去跟你家談談，以後就管我叫媽吧！嗯？」小姑娘天真地甩了一下小辮子，喜蓮雙手挽住她的脖項，兩個紅潤的臉兒緊緊依偎在一起，抿着嘴兒笑起來……

青年羣裏轟然迸發出哄響，宏亮的男中音夾着清脆的童聲向這邊挑戰：

「歡、迎、婦、女、們、唱、歌！」

那羣淘氣的男孩子們一面喊，一面按節奏揮舞着拳頭；這邊姑娘們安靜的學習被攪亂了，當她們受到這突然襲擊時，起先，顯得有些慌張，推推擠擠的，但當男孩子們又一次挑戰時，喜蓮終於站出來了，把小辮子一甩，用熟練的手勢指揮着婦女唱起歌來。——看樣子，她還是一個熟練的指揮者呢。

散會之後，我正和團支書王東林談話，喜蓮走過來，從她的書本裏抽出一片摺好的紙頁，交給團支書王東林——我看到了，那是一份入團申請書，紙面上的字兒不算好看，字體大小也不整齊，但却一筆不苟，看起來倒還清晰。在履歷表的末尾還填寫着她將來的希望和工作意見：一、加緊學習，爭取將來入黨；二、努力勞動，走社會主義的路，準備好好作一個集體農莊莊員；……好，這是多麼樸素美好的理想，是多麼純潔而誠實的靈魂哪！我本想談幾句勉勵她的話，但還沒來得及思考，她已經和玉秀挽着手嫵媚地邁出大門。

拔掉這塊絆腳石

「冬至」那一天，按照我們的鄉俗，家家戶戶都包餃子；我應了乾哥王庚午的邀請，到他家去吃飯。

乾嫂子把熱騰騰的水餃放在我的面前，滿臉堆笑說：

「兄弟，你十幾年沒嚐到咱們的莊戶飯了，你乾哥說咱們剛剛入社，包頓合心餃子賀賀，你可要多吃點啊。」我也跟她取笑說：「嫂子，別費心，不光我自個兒吃飽，還要替你那沒見過面的弟妹和姪兒姪女都吃上一份呢。」這句話引起一陣鬨堂大笑……

庚午哥一面吃，一面對我說：「吃過飯，套上社裏的牲口耕地去，作伴去看看吧！」我一面應承，一面又感到有些奇怪：「怎麼？社裏的地，到這個節令還沒有耕完？」他笑了一笑：「哪裏，我不是剛剛入社嗎，就是『百畝園』我那六畝沒翻的秋茬地呀！」說罷，取下頭上的白毛巾，擦了擦他那刻滿皺紋的臉頰，熱乎乎的面皮上泛着紅光。

「說這話，也不怕你兄弟見笑，咱村打去年就成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可是我現在才加入；比人家，顯得是落後了！」

我說：「咱們走社會主義的路，才剛剛開頭，現在入社也並不遲呀。」

「兄弟，你知道，咱不是那死不開眼的人，啥事都願意在前，可就是吃了我這剛性子脾氣的虧。」

我猜想，他是要說一說晚入社的原因。

「就說『百畝園』那塊地吧，在咱村誰都說那是塊『腰窩地』；從前，東財主家和我打地鄰，他天天紅着兩眼想主意，可是不管咋說，反正我不出手。野貓子饞嘴不死心，來回耕地刮我的地邊子，末後，他索性把『界石』都耕倒了。哼，我吃他這個！『寧作烈鬼，不當孬人』，豁出去跟他動刀子！……」

剛好大嫂進屋來收拾飯碗，順便插了一句：「得了，別論你那英雄啦！你忘啦！還沒有打財主家，人家一張黑狀子就把你拘到縣衙門裏，整整蹲了六個半月大獄，地也判給了人家！唉！想當時，淨受的什麼罪呀！……」仇恨和隱痛把庚午哥引到了以往的沉思裏……不一會，他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悶氣，臉上又重新浮起了笑容：

「唉！這都是老輩子的事啦，土改時總算把仇報了，地也拿回來了！心想，那怕是海枯石爛，這塊地也要寫在我姓王的名下……」

剛說到這裏，隔壁王春生在門口喊道：

「叔叔，下地去吧！大車已經套好了。」

新置的膠皮輪大車，載着繩套，步犁……呼呼地駛出了村口。我和庚午哥、李二旦，分坐在車廂兩邊；春生子斜跨在前轅上，驕然地搖着顛悠悠的長繮鞭，砰！啪！絞響着清脆的鞭聲，拉邊梢的兒馬旦子，跳出車道，直豎着兩耳，拉着車飛快的向前駛去。

雖然是數九寒天，但並不覺得太冷；笑迷迷的太陽，依然溫和地散放着它的光和熱，大路兩旁綠茸茸的麥田，好像是密織的絨氈一樣覆蓋着大地。春生子轉回頭來，俏皮地望着庚午哥：「叔叔，瞧咱們社裏的麥苗兒，比去年你那塊怎麼樣？」

「麥苗」這兩個字對於他，似乎有一種局外人難以理解的刺激。他困惑地笑了一笑說：「好，好……」又彷彿自言自語地回味着，「可是——在去年說，我那塊麥苗也算不錯的呀。」素常不愛講話的李二旦，這時也插上了一句：「嗯，就是那塊不錯的麥苗兒，才迷住你的眼，又單幹了一年哪！」車上的人們都爽朗地應聲大笑起來。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了一陣；可是內中的真情還不十分了解。庚午哥看到我那詢問的眼光，就主動地解釋了：

「本來，打去年建社起，社長金牆就找過我，當時倒也有點願意，可是……」
春生子又插進來了：「可是，破皮襖披在身上也發暖，自己的地皮兒，總是在自己的腳